

※序 曲

早在二年級那年，我張炳城即曾在曾文斗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對自己全身細胞的『半微量定性與定量分析』。說來真洩氣，全身五臟六腑、「上窮心臟下尿管」，只發現到唯一的一隻「情書細胞」，其他便一無所獲了。

所以除了「情書」而外，生平不曾寫過什麼勞什仔的「散文」、「集文」；也不會寫什麼小說，回憶錄；更不會寫編輯諸公眼中的幽默文章。我只會寫「情書」，寫「情一書」；寫「我一愛一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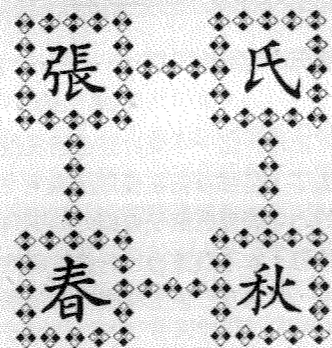
可是鄭邦平鄭老長，不知是聽了「婦人之言」，抑或為妖言所惑，硬說我會寫幽默風趣的文章。還把我捧為「馬克吐溫第二」，又是甚麼「文壇怪傑」，「文林奇士」、「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說得我眉開眼笑，混身細胞直跳「推死她」、「急得爬」。但吾未為所動也。

可是鄭邦平鄭老大這傢伙，就是這麼「死相」。他老兄一天到晚，不管天晴也好，天陰也罷；上課也好，下課也罷；不論我伏案昏睡也好，在「華盛頓俱樂部」「脫水」也罷，硬是纏着遊說：要稿。「尾隨不去窮跟不捨」；「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最要命的是前天課後，吾乘天雨之便，跟咱「院子」裡那個小眼睛、小嘴巴的小女人共打一傘，走到噴水池那個圓環時，心想上帝對吾不可曰不厚，機會終於來了。正要附耳低聲吐露久藏心底的那句：「△△△」時，他老兄色眼迷迷，三步併兩步地趕上來了。吾暗叫一聲：「完了，天亡我。哦！不，是鄭老長亡我。」

我用「完了」這字眼其實並不為過。蓋咱們臺中不比基隆，一年到頭有着下不完的濛濛細雨。你隨時隨地有機會跟她在雨中散步，在傘下呢喃細語；更不如倫敦，終日有三分以外看不見對方的霧。在霧中，你可以做「戀人們所應做的事」。

可是咱們這個偉大的文化城，就不是那回事了；既無「雨也濛濛」，也沒有「霧也濛濛」。因此對於這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吾實在深惡痛絕，真要罵「他媽的」——（像小婦人中老二那樣）。

爲了杜絕「後患」，爲了不堪其擾，我不得不再來一次下不爲例了。



張炳城

※祝 福

咱班林君重德，在哥德所說的戀愛季節的兩個月前；在杜鵑花盛開的三月裏，跟他的較好的一半，双双携手，在萬千愛他與他所愛的親友同學祝福聲中，步入了結婚禮堂。

問過一聲「吃飯了沒有？吃飽了沒有？」之後，又双双地走出來。然後在親友的簇擁下坐上一輛紅色喜車絕塵而去一去做「他倆所應做的事」。

話說喜事那天，四海昇平，長空萬里。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郎才（才財兼具）女貌，紅袖添香。個個同學高舉金樽，對這對新人給予無限的祝福。——除了祝福他倆「愛河永浴」（他倆都不是高大人），「榮華富貴」外，並衷心地祝福他倆十月後「才」「析出愛的結晶」。

在咱班，林君放的算是第一嘍，破題兒第一遭。莎翁：「男女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離」。既然他們誤會在先，我便要祈禱上帝降福他們，並永勿「了解」，共偕白首。吾與林君私交情深，故特爲之誌並書一聯祝賀。聯曰：

「去括弧，解括線，得新因子；
過切點，作垂線，直達圓心。」

※私生子

如果你稍稍留心一下中國文字，便會深深地感覺到：咱們的老祖宗倉頡造字之深奇與上帝利用男人的一根肋骨來創造女人之奧妙是同等偉大。這個可由下列例子來說明：

「少女」爲「妙」；「一男一女」則「好」；「室中有女」則「安」。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讀者諸君不以爲咱院中那些「不是我們這一種的另一種人」——越看越「妙」嗎？我們祝賀人結婚：「百年好合」其意在此。咱班林君從今而後，可以「安於室中」矣！至於有所謂「不安於室」的說法，那是生理上的一種變異（VARIATION），是一種ABNORMAL PHENOMEN，是老倉當年所萬萬想不到事。

美中不足的是，某些「詞眼」造得實在並不高明。我們說「亂七八糟」，其實應該是「亂七糟八」才妥當。人們下意識中的「私生子」與「公子」

，似應重新商榷。蓋諸君都是您們爸爸媽媽的「私生子」，而不是「公子——公家生的兒子」。

※自欺欺人

廿世紀的七十年代，人類過於注重名利的追求，却忽略了人格，氣節的涵養。在這種變態的風氣下所造成的結果是：「聖賢太少，瘋子太多」。

我們且看下列事實：

某年某月某次選舉。

某候選人的宣傳車在某鬧區作宣傳活動。車到處，鞭炮隆隆，久鳴不絕。不知情的還以爲此公年高德邵，衆望所歸。其實才不是那回事，我就親眼看見四、五「助選」人員，不斷地在宣傳車屁股鑽進鑽出，抱着大把鞭炮，神色慌忙地在車前車後鳴放。然後緊接着的是車上小姐的「謝謝鳴炮」聲與候選人的打恭作揖。爲了蝸角功名；爲了纏頭微利；自欺欺人如此、欺騙社會如此，我真要歇歇了。

花 說 花——說……

·習靜·

春的訊息吻上了奇花異草，暖洋洋的輕風，迷迷濛濛的細雨，醞釀着可愛的春景。這一切都能使一位小女孩興奮、雀躍。她又可脫離整個冬天的禁錮，重新投向大自然的懷抱，採摘小花，尤其是那沾著朝露的花兒。她將老祖母的話——早晨摘花花高興；中午摘花花生氣；晚上摘花陪花逝。一記得牢牢的。不敢輕舉妄動，祖母還給她一個雅號——小花神。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由於環境的變遷，年歲的增加，不許可永遠像小女孩，無憂無慮，無牽無掛，每天清晨，提著花籃野外摘花去。因此，深愛花草樹木的人們便想出種種變通的方法，從野外移到家裏來，插花即爲其中的一法。

窗明几淨的客廳中，擺上一盆花，使客人感到歡欣，親切；自然，灑脫。在起居室來上一瓶，使家人充滿和氣，慈祥；充滿溫馨，甜蜜。書房插上幾枝，襯托幾分書卷氣，加上清茗一杯。那種情調，那種氣氛，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得出。

花有花神，就像人有靈性，採摘適時，才能顯現其神韻、豐采，人見人愛。花材選擇，秀逸靈巧，枝葉俊秀，不限草本。花器不拘形式，最好能就

地取材。一個杯子、一個竹筒，都可以是很好的花器。主要能配合花材花型即可。花材的修整，要心細、忍耐，好比教育兒童，耐心的引導，仔細的培育。不可一下子施以暴力，忍不住性子，否則一枝很好的花是要斷掉的。花型不能拘泥於一定的格式，比如一位不適合讀理科的學生，硬逼他去讀，不但讀不好，反而埋沒他潛在的能力和天才，不能充分發揮其長處。「因材施教」用在插花上就是「因材造型」。插花還須注重次序，花枝的排列也像人倫一樣，長幼有序，上下呼應，左右逢源。穿插掩映，倚讓乘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間，影以善漏而透。如此，便是一盆好花。千萬不可雜亂無章。最後須注意保養，保養得好十天半月，甚至更久，仍舊新鮮可愛。

總之，插花是一種藝術修養，一種深奧的學問，能怡情養性，訓練耐力，改變氣質，也是一種享受。知花性，懂花理，並非女仕們的專利，男仕們說不定知得更多，懂得更多。朋友們！不要忽視這種享受，尤其是百花齊放的春天，您將得到意想不到的神趣。